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

第十回 自誇詡龜驚罹災 唱道情韓湘動眾

得逍遙處且逍遙，不學人間兩路跑。
趕得東時西已失，未曾南向北先拋。
莊生曳尾輕人爵，列子乘風重草茅。
禍福總緣時下彩，世情爭似道情高。

不說湘子隱形在綠楊樹下。且說那綠楊樹正靠著湘江岸口，正是湘子前世做白鶴的時節，同那個香獐遊戲的所在。那香獐被呂師貶謫在深潭底下，已經一十八載，終日眼氣吞精，指望一個出頭日子，又不見鶴童來度他。正在沒法，只見岸口有霞光靄氣，曉得是神仙經過，便伸頭探腦，作起波浪，叫做：「弟子今日有緣，湊遇大仙經過，望慈悲方便，救拔則個。」湘子聽見聲音，明曉得是香獐叫他，故意大聲問道：「汝是怎麼妖怪？敢在深水下面興風作浪，阻我仙軀？」香獐道：「我是一個香獐，十八年前曾與鶴兄結為伴侶，終日在此閒遊戲耍。忽然一日，有鍾、呂兩位神仙在此經過，度化鶴兄去做青衣童子，怪我言語衝突了他，把我貶在這潭水底下。待鶴兄成仙了道，果證飛升，才來度我。我懸懸望眼，再不見鶴兄到來。今日幸遇大仙，實是三生有幸，萬望救度弟子，脫離毛畜，超出愛河，再不敢作歹為非，自貽伊戚。」湘子暗想：「玉帝不曾有旨著我度他，師父又不曾吩咐我放他，我如何敢自作自是。」便道：「我今日奉旨下凡，來得急了，不曾帶得金丹，教我把怎麼度你？只有交梨、火棗在此，權且與汝二枚。那鶴童已成仙了，不久就來度汝，汝且安心寧耐，不要躁急，又取罪累。」言罷，把火棗、交梨丟下水去。那香獐接得在手，三嚥下腹，頓覺境地清涼，五內寧謐，點頭稱謝，風恬浪靜。湘子遂斂那祥光，依舊坐在那綠楊樹下。

話不絮煩。卻說那江潭中間，有一個金線綠毛龜在深凹之處，養活已經百十餘年，只是不曾生得腋翅，飛不上天，向來跟著香獐、白鶴做個小妖兒。自從香獐遭貶，鶴童托胎去後，他便逐日在這潭口曬衣遊玩，遇著人來，連忙縮了下去，人也拿他不著。這一日雖值天時炎熱，氣宇覺得清朗，龜兒恰好浮在水面上，伸出頭來，四下裡一望，見湘子坐在綠楊樹下，他也不認得是舊日主人家，只說是漁翁來捉他的，連忙縮了頭，浮浮沉沉的不動。正是：

背負一團瓢，蹄攢四馬腰。
風雲難際遇，衣曬在江皋。

那龜兒在水裡浮來淌去，就是一塊浮石一般。湘子欲待點化，怕他不醒頭，正在猶豫之際，忽有一隻鷺鷥望空飛來，這鷺鷥也是歷了百十個春秋，經了百十番寒暑，江潭內的魚兒、蝦兒，也不知被他吃了多多少少，這時正飛來尋魚蝦兒吃，見綠沉沉的一塊漾在水面上，他只說是一塊石頭，茸茸的綠草兒生滿在上面，一逕展翅停下來，站在他背上吃水。這龜兒覺得背上有些沉重，只道是水蛇兒游來歪廝纏他，便昂起頭來一看，見是只白鷺鷥，心中不忿，大聲喝道：「你是何物？敢大膽立在我背上？」那白鷺鷥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朗蕩乾坤，你是何物，敢來作人言？」綠毛龜道：「我是一個金線綠毛龜，在此多年，無生無死。你是那裡來的潑鳥，敢吐人言，明來欺我？」白鷺鷥道：「我生長在華嶽山中，展翅在瑤池碧落，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汝這般齷齪東西，雖能見夢於楚元王，而不免七十二鑽之苦，只合藏頭縮頸，曳尾泥塗！誰許汝浮沉碧波，口作人聲，驚人忤物？」綠毛龜道：「保蟲三百六十，人為之長；羽蟲三百六十，鳳為之長；鱗蟲三百六十，龍為之長；介蟲三百六十，我為之長。汝雖然翔漢沖霄，不過是羽蟲之末，有怎麼手段，敢胡說漫天大活？」鷺鷥道：「世上只有鸚鵡能言，鴿鷓念佛，再不曾見烏龜說話。」龜道：「石言於晉，無情之物且然，況我有靈心，何足為異？」鷺鷥道：「我莫笑你短，你莫說我長，今日結為兄弟何如？」龜道：「各將本身勝處說來，說得過的便是哥。」鷺鷥道：我佔先了。

遍體白翎，灑灑揚揚，不讓千年朱頂鶴。
綠毛龜道：滿身金線，閃閃爍爍，何殊百歲紫衣龜。
白鷺鷥道：我立水窺魚，影落寒潭成璞玉。
綠毛龜道：我朝陽向日，殼留池畔賽含珠。
白鷺鷥道：我舉翼傍紅霞，錦繡窩中添個太真仙子。
綠毛龜道：我挺身浮綠水，藻萍深處現出碧眼胡兒。
白鷺鷥道：我頂有叢絲，謾說江邊濯錦。
綠毛龜道：我胸懷八卦，豈非心上經綸。
白鷺鷥道：我若吞一粒金丹，指日丹丘羽化。
綠毛龜道：我若得八仙救度，須臾度脫塵寰。
白鷺鷥道：我立在清水潭邊，清白羽毛堪入畫。
綠毛龜道：我趴在綠楊樹下，綠莎甲冑更驚人。

兩物正在那裡角口，不曾見得高下。不想一個獵戶一步步挨將近來，見白鷺立在那裡伸頭展翅，就像與人說話的一般，他便兜起金絲弓，搭上狼牙箭，把那白鷺一箭就射倒了。這正是：

左手開弓右手推，穿楊百步有神威。
雖然不中南山虎，白鷺翻身一命虧。

那綠毛龜見白鷺鷥被箭射倒，正歎息間，誰知一個漁翁撐著一隻小船，蕩在深潭岸口。綠毛龜見船勢來得洶湧，連忙伸開四足望水深處就走。那漁翁看見他走，也不慌不忙，便把鐵叉照著龜頭叉將去。那龜被鐵叉一下，就叉開了圓殼，流出許多鮮血來。真是：

一把銅叉丈二長，鋒尖銛利勝神槍。
眼明手快無空放，烏龜今日見閻王。

不一時兩個畜生都死於獵戶、漁翁之手。湘子才現出形來，歎道：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信非虛語。」歎息未完，想得起來道：「我領了玉帝敕旨，離卻金殿去朝參過王母娘娘，就該去辭別兩個師父，如何竟自下凡，也不對師父說一聲，這是我有罪了。」連忙騰雲駕霧，趕到洞府，叫清風、明月稟知鍾、呂兩師。兩師道：「湘子領旨去度沖和子，有恁事又轉來？」湘子跪告道：「弟子奉玉帝敕旨，領了寶貝金書，又蒙王母娘娘賜弟子金牌三面，前往永平州昌黎縣度化叔父韓愈，登真了道，證果朝元，特來拜辭師父，望師父指教一二。」兩師道：「他現做高官，享大祿，如何便肯棄舍修行？汝須要多方點化，不負玉帝差遣才好。」湘子道：「叔父若不回心，弟子作何區處？」兩師道：「汝三度他不回心時，繳還金旨便了。」湘子道：「謹遵嚴命。」正是：

古洞閒雲已閉關，香風縹緲遍塵寰。
神仙豈肯臨凡世，為度文公走一番。

湘子下得山來，將頭上九雲巾捺在花籃裡面，頭挽陰陽二髻，身上穿的九宮八卦跨龍袍，變作粗布道袍。把些塵土搽在臉上，變作一個面皮黃瘦、骨格伶仃、風魔道人的模樣，手拿著漁鼓、簡板，一路上唱著道情。且說那道情是何等樣說話？有《浪淘沙》為證：貧道下山來，少米無柴。手拿漁鼓上長街，化得錢來沽美酒，自飲自節。漁鼓響聲頻，非假非真。不求微利與鴻名，一任狂風吹野草，落盡清英。湘子打動漁鼓，拍起簡板，口唱道情，呵呵大笑。那街坊上人不論老的、小的、男子、婦人，都哄攏來聽他

唱。見湘子唱得好聽，便叫道：「瘋道人，你這曲兒是那裡學來的？再唱一個與我們聽。」湘子道：「俗話說得好，寧可折本，不可餓損。小道一路裡唱將來，不曾化得一文錢，買碗麵吃，如今肚中饑了，沒力氣唱不出來。列位施主化些齋糧與小道吃飽了，另唱一個好的與列位聽何如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酒也有，齋也有，只要你唱得好，管取你今朝一個飽罷。」那湘子便打著漁鼓、簡板，口中唱道：〔遍地錦〕

十歲孩童正好修，元陽不漏可全周。金丹一粒真玄妙，身心清淨步瀛洲。
二十以上娶渾家，活鬼同眠不怕他。只怕金鼎走丹砂，撞倒玲瓏七寶塔。
三十上火煙纏，卻似蠶兒繭內眠。渾身上下絲纏定，不鋪蘆席不鋪氈。
四十年來男女多，精神耗散損中和。思量若是從前苦，急急修來也沒窠。
五十以上老來休，少年不肯早回頭。直待元陽都耗散，恰似芝麻烤盡油。
六十以上老乾巴，孫男孫女眼前花。那怕個個活一百，皂角揉殘一把渣。
七十以上頃刻慌，妻兒似虎我如羊。若有喜來同歡喜，若有憂愁只自當。
一個老兒七十七，再過四年八十一。耳聾眼瞎沒人扶，苦在人間有何益？

眾人聽罷，個個誇獎說好。也有遞果餅與他吃的，也有遞酒肴與他吃的，也有出銅錢銀子與他，說道：「風師父，你拿去自買些吃。」也有遞尺布，寸絲、麻鞋、草履之類，說道：「與師父結個緣。」湘子一一都接了，只吃幾個果子，其餘酒肴並銅錢、銀子、布絲、鞋子之類，隨手又散與市上乞丐。眾人便向前勸道：「這些物件，是我們佈施與你的，如何就與了乞丐？莫不是嫌我們不好，不識人知重麼？」湘子道：「貧道出家人，全靠施主們喜捨，怎敢憎嫌多寡輕重？只是從古至今，酒色財氣這四個字是人近不得的東西，貧道怎敢飲酒受財，以生餘事？」便又點動漁鼓，唱一套《玉交枝》道：

貪杯無厭，每日慣泛流霞激灑，子雲嘲謔防微漸。托鴟夷彩筆拈，季鷹好飲豪興添，憶菹鱸只為葡萄醞，倒玉山恁般瑕玷。又不是周晏相沾，糟醢著葛仙翁，曲埋著張孝廉。恣狂情誰與砑？英雄盡你誇，富貴饒他占。則這黃蘆畔有禍殃，玉缸邊多危險。酒呵！播聲名天下嫌。

麼待誰來掛念？早則是桃腮杏臉，巫山洛甫皆虛豔。把西子比無鹽。那裡有佳人將四德兼？為龍蠶衾枕是干戈漸，錦片似江山著敵斂。可曾悔戀子穠纖？碎鸞釵，閒寶奩，這風情怎強諳？眼見墜樓人，猶把臨春占。笑男兒，自著鞭；歎青娥，藏刀劍。色呵！播聲名天下嫌。

麼富豪的偏儉，奢華的無過是聚斂。王戎、郭況心無厭，擁金穴，握牙籤，可知道分金鮑叔廉？煞強如牢把銅山占。晉和嶠也多褒貶，恰便是朱方聚斂。有齒的焚身，多財的要謙。斗量珠，樹係嫌，刑傷為美妹、殺伐因求劍。空有那萬貫錢，到底來亡溝塹。財呵！播聲名天下嫌。

麼英雄氣餒，貔虎般不能收斂。夷門燕市皆為僭。空儻一，在威嚴。探丸厲刃掀紫髯，笑談落得填溝塹。盡淋漓，一腔丹慊，惹旁人血淚橫沾。冷颯王侯暖，守兵鈴，發衝冠，雄猛添。驚惶博浪椎，寂寞烏江劍。恁忘了？泡影與河山，算相爭都無厭。氣呵！播聲名天下嫌。到不如我道人呵！

〔醉鄉奉〕打漁鼓高歌興添，彩靈芝快樂無厭。大叫高呼，前這後掩。騰雲駕霧，霎時間游遍九天。一任旁人笑我顛。

眾人聽罷，盡皆喝采道：「這道人雖然有些害瘋，恰是博古通今，知文達理，不比那街坊上弄嘴頭哄騙人的野路貨。」那遞酒與湘子的道：「師父，你若不吃我的酒，難為我買來這片心。況且酒是人間之祿，神仙祖代傳留下的，就是劉伶、阮籍一因之而得道成仙。享天祭地，也用著太羹玄酒。師父今日便吃幾杯，也不為害。」湘子被他勸不過，只得吃上幾杯，不覺醺醺佯醉，倒在地上。眾人見他醉了，便問道：「瘋道人，你家在哪裡？安身何處？這般醉倒，誰人扶你回去？」內中有一人道：「這個道人倒也有趣，我們問他一個的確，做個手轎兒抬了他去罷。」湘子見眾人唧唧噥噥的碎聒，便踉踉蹌蹌，立起身來，呵呵大笑，唱《浪淘沙》道：

酒醉眼難開，倒在長街。人人笑我不哈咳。動問先生居何處？家住蓬萊。

眾人見他唱，一齊拍手笑道：「師父道情雖是唱得好，你想是蘇州人麼？」湘子道：「我是水平州昌黎縣人，不是蘇州。」眾人道：「原來是本地人，怎的不老實，慢說空心話。」湘子道：「列位施主在此，貧道不打誑語不瞞天，句句說的是實話，為何說我空心？」轉身就走。人人都道：「你看這瘋子！」一下裡跟著他跑去。正是：

世上肉眼欠分明，當面神仙認不真。

虎隱深山君莫問，安排牙爪便驚人。

畢竟不知湘子走到那裡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